

# 樂韻悠揚樂陶陶

〔記 2007 年 7 月 16 日培正銀樂隊音樂會〕

田榮先

近年東雀會幾乎成爲基社的飯堂，每有聚會，不期然便想到東雀會；今晚移師香港大會堂，是爲了參加培正銀樂隊成立五十周年紀念音樂會。

鍾耀光自 1991 年在美國取得音樂博士學位後即定居台灣，是當地最負盛名的音樂家。我不懂音樂，卻愛附庸風雅，只盼在不經意間可以沾點文化素養。我深感耀光的作品氣象萬千，多采多姿，敢於創作不同的風格與曲式，崇山峻嶺與茂林修竹間，盡點染出胸中磅礴的氣魄與懷裏清幽的閑情；尤其可貴的是旋律優美，婉約靈巧，耐人夢迴，更蘊藏着豐富情感，再配以典雅的曲名：水調歌頭、醉花陰、聲聲慢、風入松……盡沁着醞醞古趣，詩意盎然，未聽曲調先有情！耀光不但是譽滿樂壇的音樂大師，中學時更是培正銀樂隊的中堅份子，今晚自然要來參與盛典，爲師弟師妹打打氣。

音樂會前先在大會堂的美心皇宮酒樓共膳。

稀客劉國光，中學時亦是銀樂隊成員，今晚特地從北京趕來捧場。睽違已久，見面自然先要作個老人癡呆的測試，要他辨認同學；居然連續叫出幾位同學的名，似乎難不倒他！只是見到林仙韻，老病突發，立時語塞：記得，我記得架……姓何的，何乜嘢呢？

靚女都叫不出，真唔知死！仙韻已氣得怒目嗔視：林仙韻都唔記得！我九世都會記住你！

國光連忙補鑊：專登嘅，專登嘅……等你九世都記住我！

別怪我落井下石，說起國光，真要多踩兩腳：基社銀禧紀念特刊「基緣」在 2001 年 8 月 6 日付梓，大家都趁新鮮熱辣，趕緊人手一冊，爭相捧讀，但國光這位大忙人，多次都約不到，竟然要事隔六年，今晚才有機會交貨！收到特刊，國光急急惡補，不斷翻看，重拾舊時情。

翁恩賜兩年前搬到杭州，在浙江大學修讀比較教育博士，大家都奇怪他爲何會選擇浙大。其實我聽恩賜回答這問題已聽了不知多少遍，只是始終沒有聽明白，還是想不通

他爲何不留在香港讀博士學位，今晚果然再次受到質疑。恩賜重組理據之際，仙韻已沒耐性聽他胡謔，一針見血代答：杭州多靚女嘛！

恩賜在上個月剛從杭州搬到廣東惠州，主理一所英語培訓中心，並希望在這一年裏完成他的博士論文——姑且聽之；據我所知，光是 Proposal，他已寫了一整年，幾番改題目，至今還沒有定下！惠州比鄰香港，所以最近兩次活動，恩賜都南來湊熱鬧，晚上到寒舍打躉，把盞促膝暢談，誠樂事也。

大家依然關心邵百冇的婚期，雖然已正式發出了請柬，但一天未「嫁出」，大家還是半信半疑；怨不得誰，實在太久沒有辦喜事了，總是擔心會有變卦！

大家亦關心李振強……不，不是邵百冇那回事……大家只想知道振強有沒有回應我上一封信的呼籲，以便預留日期吃九大簋！不知道是否嚇怕了，這陣子振強經常都出門，不在香港；今晚鍾希潔也是自己一個人來。

音樂會在八時開始。主禮嘉賓周松崗學長〔1968 仁社，周公諒老師公子〕縱橫國際商場多年，2000 年以其傑出貢獻在英國獲頒爵士勳銜，自 2003 年出任香港地鐵公司行政總裁。他中學時也是銀樂隊成員，今晚不但結上紅藍校呔，襟上更佩戴着自中學時一直保存着的銀樂隊徽章，盡顯他對母校的情感。致辭時更細說昔日在培正的種種溫馨情懷，我在台下聽着，心爲之動，迴響着螺旋樓梯彳亍于于的緩步。培正培正何光榮，驕人的不僅是顯赫的勳爵、諾貝爾獎、或 Fields Medal，更令我們感到自豪的，是你我對母校那揮之不去的感情，每每教我動容！

遙想中學那幾年，正值培正銀樂隊的巔峰。當年不但四走搶購音樂會門票，更自告奮勇爲同學奔撲，當時只憑滿腔熱忱，今天回顧竟帶點惘然，帶點悵然；縱一刻，也千秋！

我自小四便每年出席香港校際音樂節的銀樂隊比賽，母校所向披靡，五屆蟬聯！到了中三那一年，我校以大勇狀態卻敗給香港國際學校，屈居亞軍！大家都深感不憤，若是輸給季軍的德明中學〔？〕，我們也許會接受〔？？〕；但當晚香港國際學校錯漏百出，乏善足陳，根本無可能奪標。當評判邀請冠軍隊伍上台重奏之際，佔了半場的紅藍兒女馬上高唱校歌，離座抗議！接着，大家都在大會堂盤桓，情緒激動，周公諒老師力勸解散，甚至恐嚇「抄牌」，大家還是不甘心，不肯離開；擾攘多時，不滿之情才漸漸平息。少年意氣，雖不足成事，但顆顆赤誠之心，忒也可愛！

問這門外漢培正銀樂隊的表現嗎？我是覺得個別同學的技藝很不錯，欠缺的是一位好指揮……不多講了：-x。說我偏見吧，耀光執棒演奏他的作品《展翅上騰》，鞏其體，凝其神，整個樂隊馬上活起來！

同學以話劇串連全晚的曲目，雖略嫌幼嫩，卻頗見創意。何必深究劇情是否合理？亦不用在意演奏技巧是否達到水準，更毋須介意造句是否生硬：動人處是演者聽者心思相感，蕩漾着不朽的紅藍情。曲終人散，剩下裊裊餘韻，撩我低迴……

故地神遊，憶往昔風華歲月，多情應笑我！



出席同學：區春生、陳志文〔太太溫慧儀〕、陳佩明〔夫婿 Andrew〕、鍾希潔、鍾耀光、劉國光、林仙韻、田榮先、黃瑞暉、余成勤、翁恩賜